

芳
草
文
库

唐镇文集

2

唐镇 著



最后促使我拿起「笔」来的，

是文学已经失去了

她早年特有的

对生活的冲击力

而转为被动地承受

生活对她的冲击力，

从而一下子便那么轻易地

从峰顶

跌入谷底后的

许多尴尬和荒唐。

唐镇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唐镇 著

唐镇文集

②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芳草文库”序

刘醒龙

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后来平淡了些。二〇一五年初，恰逢一场小聚，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世事流逝到今天，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宁肯臭名远播，哪管丑态百出。忘却不该忘却的，强化不该强化的，是世情中一大不敬。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好不容易才成，一来二往之间，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若非上苍失察，弃之英年，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同理，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天地同根，不是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地有地的厚重。

常住武汉三镇之人，最能体会大江东去、流水落花深意。也是体恤的缘故，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以为勉励，兼作念想。朋友提议，饱含诗情，深藏灵性。没有太多商量，三言两语之间，就达成共识，以《芳草》杂志名义，逐年排选，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只是由于执业所限，本套书只能以《芳草文库》相称，名头虽小，相信份重不轻。

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然而，短短人生，包罗万象，其善其美，何止兴衰胜败！文学的存世与流传，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人非草木，却如同草木，这是文学理由之一，生命不能永恒，却绝对永恒，这是文学理由之二。文学根本理由是，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在神与鬼、灵与欲、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代序二

访唐镇或蔡大彭或蔡大鹏实录（摘录）

“黑白写真”专栏 主持人：董宏猷 采访者：贺明

.....

贺：你的本名蔡大彭，可是常常被人写成“蔡大鹏”。

唐：呵呵。想当然。不过都是好心，希望我大鹏展翅，鹏程万里。

贺：你好像也无所谓？

唐：本来很多事就无所谓。

贺：是。我也觉着你很多事都无所谓，这和一个人的基本思维点有关。

唐：对。

贺：你的基本思维点在什么地方？

唐：站在自己的坟墓边上回头看。

贺：与世无争？

唐：也不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就站到坟墓里边了。一个人只要来到了这个世界，本身就与人相争。争空气，争水，争一块立足之地，年轻时争情人，寿终正寝后还想争烧第一炉，这都是一个实体人的本能。问题是你觉得该争你就光明正大地争，争不着别生气。

.....

贺：你为什么写作？

唐：可以补贴一点儿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可以补贴一点儿精神生活。

贺：你最满意的作品？

唐：儿子。

贺：你最喜欢读的一本书？

唐：《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贺：其次？

唐：《傅雷家书》。

贺：你的座右铭？

唐：顺其自然，凡事莫太。我强调一下，这个“其”不只是外在，还有你的内心。

贺：你最喜欢的动物？

唐：沙漠之舟——骆驼。

贺：其次？

唐：啃胡萝卜的小白兔。

贺：你最喜欢的颜色？

唐：这里没有“最”。白的纯洁，黑的庄严，火红的力度，淡蓝的梦幻……
我都喜欢。

.....

《武汉晚报》1993年5月25日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将军	399
创作谈：将军从哪里来？	426
特派员老米	428
创作谈：关于老米的闲扯	470
豹子	473
创作谈：《豹子》的受孕与出山	505
军婚	507
创作谈：种子什么时候发芽？	528
一奶同胞	530
父亲的巴布亚	560
元宝红	570
失明者	581
恶作剧	587
多撕了一张日历	592
无人相信	599
编后余墨：20年前对空难的另类解读	604
夏日风筝	606
寒儿	652
编后余墨：不是自传	681
革命婚姻	684
编后余墨：一开始不叫《革命婚姻》	721
没有水的河	722
三流棋手	736
那一座灰色城堡	757

中短篇小说

将 军

那时候将军还不是将军。

也没有想过以后会当上将军。

甚至于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能够活过四十岁甚至三十岁！

那时候整天不是走路就是打仗。不是撵着敌人跑，就是被敌人撵着跑。枪子儿嗖嗖地尖叫着从头上飞过，从耳朵边儿飞过，不定啥时候就革命到底了。虽然还根本就闹不清“革命”这两个字到底是啥意思？第一次挂彩的时候还悄悄抹过眼泪，后来就成家常便饭了，不当回事儿了。这里那里小小的伤口根本就不去找卫生员了，自个儿抓把黄土按上就齐了，如同当兵之前下田插秧被蚂蟥咬了一样。第一次看到一块儿出来的一个祠堂的兄弟在自己身边扑通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时，将军难过得三天没有吃下一口饭。可是后来，需要的时候将军会命令一个排的战士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上去而眼睛都不眨一下。是残酷还是麻木？将军不是秀才，压根儿就没有这一类形而上的思考。将军早已无意识地把生命置之度外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人家的。

什么叫战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给他说明一百遍也没用！亲身经历过的人你一句话也不用给他说。

将军没有想到有那么一天，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独立团团长的他，竟然会忽然考虑起死亡的意义和价值。那时将军还不知道什么“意义”和“价值”，将军想的是就这样死去冤不冤？值不值？

那是一个戈壁滩上的午后，将军的这个团刚刚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正在村口过年唱大戏的土台子前开庆功会。战士们面对土台子整整齐齐席地而坐，怀里的枪横直成线。老乡们一层一层地围在外面看戏一样地看。

政委站在前面讲了一通话，一套一套的，将军记不住，也学不来。后来政委说：“下面，请罗团长讲话！”

将军就在战士们哗哗的掌声中站起来走到了台前。

将军走到台前，犀利的目光把战士们从最前一排看到最后一排，又从最后一排看到最前一排，这才大声说：“同志们！司务长把猪买回来了！”

这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让战士们都愣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将军又喊口号一般说了第二句：“今天加餐！”

战士们又一怔，这才大笑着鼓起掌来。

将军却不笑。将军严肃地说：“仗要打好，酒要喝好！但是！政委指示的总结会更要给老子开好！”

会场一下子安静了。将军把手一挥：“我的话完了。”又指指台下，“吴主席，士兵委员会有什么要说的吗？”

士兵委员会的吴主席就站了起来。

将军招招手说：“上来！上来讲。”

吴主席说：“不用！我就一句话。我代表士兵委员会向团长提一个要求。”

将军说：“说！”

吴主席说：“我说了你得答应。”

将军脸上还是一点儿笑容也没有地说：“那得看什么事啊！你要是说今天就想见你媳妇，那我可办不到。”

台上和台下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吴主席转过身，向战士们眨眨眼睛，“阴谋”地一笑说：“同志们，咱们有酒喝，有肉吃，是不是还得乐呵乐呵啊？”

战士们心有灵犀地齐声笑答：“对！”

吴主席说：“罗团长的京剧可是地道的一个好！请他来一段咋样？”

战士们立刻一片欢呼，掌声如雷。

将军终于笑了：“你这个老吴！出我的洋相啊！”

台边上的警卫员装模作样地端上一碗水：“团长，您润润嗓子。”

将军把警卫员一扒拉：“你小子也敢给我凑热闹？一边待着去！”

战士们嚷嚷着，渐渐成了整齐的喊声：“罗团长，来一个！罗团长，来一个！”

将军说：“好！来一个就来一个。”

然后装模作样地捏捏喉咙，伸伸胳膊，唱了起来——

长坂坡，救阿斗，
杀得曹兵个个愁。

战士们立刻乱哄哄地叫起了“好”。

将军有板有眼地唱着——

这一般虎将哪个有……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敲击将军命运的马蹄声急促地传来了。

两匹战马热汗淋淋地飞奔而到。保卫局那个被人背后喊做“韩疤子”的副科

长飞身下马，大步穿过席地而坐的战士，径直登上了土台。那个叫何大毛的小战士拴好了自己的和韩疤子的马也小跑着追上来了。

战士们惊诧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政委起身迎上去，喊了一声：“韩副科长！”

韩疤子不理睬政委，一直走到将军身旁，居高临下地看看将军，一言不发地打开皮挎包，拿出一纸命令。

将军当兵以来一直“亨通”的官运就在那一刻突然拐了一个弯。

将军的独立团团长被撤掉了。

而且还要立刻被韩疤子押解去军部接受“组织审查”。

将军怔住了。

政委怔住了。

将军的警卫员怔住了。

台下的战士们全都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

韩疤子说：“请你把枪交出来。”

将军没有动。

将军看着韩疤子手上的那纸命令发呆。

韩疤子又大声说了一遍：“罗万山！把你的枪交出来！”

韩疤子看看何大毛。

何大毛立刻上来下将军的枪。

警卫员一个箭步上前扭住了何大毛的手。在这同时，台下一阵骚动。将军看见不少战士抓着枪站了起来。将军看见韩疤子也拔出了枪。奇怪！向来反应敏捷的将军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没有任何反应！幸亏政委啊！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政委疾步走到台前大吼一声：“都给我坐下！”

然后又强笑着对韩疤子说：“韩副科长，冷静！冷静！”

看到战士们都坐下去了，韩疤子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他用那只小手枪点着将军，掩饰不住得意地说：“罗万山，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有权随时枪毙了你！”

将军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嘴角冷冷地笑了一下。

将军交出了自己的驳壳枪。

然后在战士们惊诧莫名的目光里被押出了会场。

驳壳枪背到了何大毛的身上。

枪带很长，驳壳枪垂到何大毛的大腿上，一下一下拍打着。

将军的警卫员不甘心地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向团部走去，去那里拿将军的行李。

走进村口时，他们碰到了司务长。毫不知情的司务长迎上来说：“团长，猪买回来了。可是没人会杀啊！”

将军说：“我来杀！”

司务长怔住了：“团长，你、你还会杀猪？”

将军说：“人都会杀，还不会杀猪？”

那头猪捆在长凳上嚎叫着。

将军走到跟前，从警卫员背上一把抽过大刀，噗的一下，一把刀全捅进了猪肚子。

猪血溅了将军一脸一身。

他们走上了热浪蒸腾的戈壁滩。三个人，三匹马。不过，将军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韩疤子说怕将军跑了。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将军思索起死亡的意义和价值。将军当然绝对知道自己不是“反革命”，不是“托派”，不是特务。可是，重要的不是你是不是，而是上级说你是不是。将军想起了独立团的前任政委，一个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从大城市跑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年轻人，说一声“托派”就被砍掉了脑袋。将军弄不清什么是“托派”，可将军有眼睛，那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同志啊！看起来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大姑娘一样，可是上了战场却立马成了一头雄狮猛虎！一个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他自己怎么会是敌人呢？将军一直想不明白。

没想到今天，这个不明白突然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将军看看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他不知道自己会是一个什么下场。如果上级硬说我是敌人，也要砍我的脑袋，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是把脖子挺直了呢？还是跑他娘的呢？将军不怕死。可是被自己人杀死冤不冤？这是一个比他娘的攻下一个山头还难的问题！将军想不出答案。将军只是在自己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娘的！想要老子的人头？没那么容易！”

韩疤子一脸兴奋，他不时回过头居高临下地看看将军。后来他勒住马，笑笑地看着将军说：“罗团长，很有意思啊！你刚参军的时候是我的部下，可后来，我成了你的部下，而且是不讨你喜欢的部下。我以为你罗万山这辈子注定要一路飞黄腾达了，没想到你也有走背字的时候啊！”

将军冷冷地回望着他，一言不发。那时候将军还是班长，有一次战斗，敌人一个连嗷嗷叫着向他们阵地冲来，排长韩疤子害怕了，命令撤退，而且自个儿带头往回跑。将军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拿枪顶住了他。将军瞪着血红的两眼凶狠地说：“你他娘的再往后跑一步，老子就毙了你！”

战斗结束后上级撤了韩疤子，任命将军当了排长。

黄昏时分他们走进了总部所在的那个村庄，然而总部却提前开拔了。一位老乡告诉他们，一大早就开拔了，奔了正西！

韩疤子拨转马头说：“快走！一定要追上总部。”

将军看看天边已经接近了地平线的夕阳说：“恐怕今天追不上了。”

韩疤子说：“你什么意思？”

将军说：“天晚了，我们应该先住下来，明天早晨再走。”

韩疤子冷笑着说：“罗万山，你以为你还是团长啊？”

将军忍了忍说：“这大戈壁滩，我们人生地不熟，容易迷路。特别是晚上。”

韩疤子的马鞭往地上一指：“这能迷路吗？”

地上是宽大的一条十分明显的脚印、马蹄印、车轮印。

韩疤子说：“罗万山你记住了，从今天起，你再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了，也没有骂人的权力了，更没有枪毙人的权力了。知道吗？别想给我耍花招。住下来？住下来你好逃跑是不是？”

将军冷冷地看着韩疤子说：“我罗万山从娘胎里出来身上就没有逃跑二字。”

韩疤子噎了一下说：“你少废话！快走！天黑之前一定要追上总部！”

将军毫不嘴软地说：“我没法走快！”

韩疤子看看将军反绑的双手，看看天色，终于下定决心说：“罗万山你听好了。我现在把绑给你松了，你别给我耍心眼。如果你要逃跑，可别怪我姓韩的不客气！何大毛，给他松绑。”

何大毛刚刚解开绳扣，将军就迫不及待地挣脱双手，把绳子远远地一把甩掉，使劲活动了几下自由的双臂。

他又感到了血脉里那汨汨流淌的热血。

他们没能撵上大部队。天边晚霞将尽之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一缕炊烟，然后看到了炊烟下的一座孤零零的小院。几十年以后将军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忘掉了，可是，一望无际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那座孤零零的小院子却总是清晰地在他的眼前浮现。

他们刚刚接近那个小院，一只大黄狗就冲出来朝着他们响亮地吠叫起来。接着，那个叫兰花的姑娘出来了。兰花清亮的一双大眼迅速扫过他们三人，朝狗喝了一声：“阿宝！”

那狗乖乖地趴到兰花脚下了。

将军看到兰花脚上是一双很漂亮的绣花鞋。

兰花爽朗地说：“你们是红军？”

韩疤子连忙下马，高兴地说：“对！对！我们是红军。我们……”

韩疤子话还没说完，兰花已经甩着大辫子跑进屋里去了。

一位饱经风霜身板挺直的老人出来了。他看一眼将军的红领章，又看一眼韩疤子的绿领章，目光中露出一丝困惑。

韩疤子说：“老人家，我们是红军。”

兰花说：“我爷爷耳背，您得大点儿声。”说完，瞟了何大毛一眼。

韩疤子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说：“我们是红军！”

老人指着韩疤子的领子大声说：“你这领章怎么不是红颜色啊？”

韩疤子知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给老人讲解那对绿领章的高贵和威严，他说：

“老人家，我们要在您这儿借住一宿！”

老人说：“好！好！兰花，快给同志们烧水！”

他们把马牵进院子里的马棚下。

马棚里已经有一匹马了。

老人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支土枪，钉着大大小小几张毛皮。他们这才知道老人是一位猎人。

帮老乡干活是红军的光荣传统，这传统已经成了习惯。将军找到一把斧头，搬过墙根地一个很大的老树根甩开膀子劈起来。何大毛抢过了兰花肩上的扁担去挑水。老人絮絮叨叨地一边和几匹马说话，一边给它们喂草。韩疤子好像是肚子不好，一头钻进院子角落的茅房里半天没出来。

何大毛挑水回来以后，他们借了老人家的锅灶开始烧饭。将军坐在灶口烧火，拉风箱。何大毛提着干粮袋往锅里倒了一点儿小米。韩疤子无所事事地坐在炕上随手玩弄着将军的驳壳枪。

老人看着何大毛瘪瘪的干粮袋说：“这么一点儿黄米子够你们吃？”

说罢就高门大嗓地叫兰花拿两块红芋来。兰花在院子里清脆地答应一声，很快就双手捧着两个大红薯进屋里来了。将军看到红薯上粘着一些潮润的泥土。

晚饭之后他们上了炕。老人把烟簸箩递给将军，将军不客气地捏起一缕烟丝，又掏出自己的哈德门给老人递上一支：“大爷！您抽一口这个！”

老人看看烟盒子，大声地说：“好烟！”

将军给老人点上了烟。老人抽了一口说：“你是大首长！”

将军连连摇手，大声说：“我不是！”

韩疤子这时候就笑了，大声地问老人：“你怎么看出来的？”

老人说：“大首长才抽哈德门。”又指指何大毛说，“还有卫兵给背枪。”又指指将军胸前露出一截的表链说，“还有金壳怀表！”

将军忍不住笑了。

韩疤子说：“您看我呢？”

老人看都不看地说：“你是个副官！”

韩疤子脸上的肌肉抽了抽，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何大毛在擦枪，兰花用一台玩具似的小铡刀给爷爷切烟叶。两个年轻人都有些心不在焉，都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突然听到韩疤子的大笑，就都愣怔了一下。

老人又大声地问：“小伙子哪儿人呐？”

将军大声地说：“湖北！”

老人点点头说：“那咱们挨着！我去过保定！沧州！你是河北哪儿啊？”

将军哭笑不得地说：“不是河北，是湖北！”

兰花扭过脖子说：“爷爷！你又听不见！还老问这问那！”

老人朝兰花摆摆手说：“你去睡觉吧！”

兰花站起来，把切好的烟丝抓到烟簸箩里。老人抓起一把烟丝一看，粗的粗，细的细，气呼呼地说：“你今天这烟叶是怎么切的？”

兰花看一眼那些粗细不匀的烟丝，一笑，说：“刀不快！该磨了！”

老人说：“我今天早上才磨了的！”

兰花又是一笑，不再分辩，拿起墙洞里的一盏小油灯，对着炕桌上的大油灯点着，走到里屋门口，看一眼何大毛，撩起门帘进去了。

远远地传来了野狼的号叫。将军看看墙上的狼皮，大声说：“大爷，您打过多少狼啊？”

老人说：“记不住了！”

将军说：“还打不？”

老人说：“老了！只能打兔子了！现在是打兔子的好时候啊！你只要有枪，只要枪里有子弹，你半夜里到滩上去，闭着眼睛都能打上！”

何大毛笑起来。

老人说：“不相信？夜深了我带你们去！”

将军说：“信！相信！”

老人说：“那好！你们先睡一会儿！我待会儿喊你们！别看你们的枪好，不一定比我老头子打得准！”

兰花撩起门帘探出头，看一眼何大毛，大声对爷爷说：“爷爷！你快睡觉吧！打什么兔子啊！红军同志明天一大早还要赶路呐！”

老人怔了一下说：“对！对！你们还有任务！那就都睡吧！”

炕桌搬下来了。老人一挥手说：“你们睡里边儿！”

将军说：“大爷！我们年轻，身板儿硬，挡风，您睡里边儿！”

“不行！这是规矩！你们是客人！”老人不容置疑地挥挥手，出去了。

将军一圈一圈解开绑腿布准备睡觉的时候，韩疤子说话了。韩疤子冷冷地笑着看着将军说：“这觉怎么个睡法啊？”

将军不知道韩疤子什么意思，看他一眼说：“你说怎么睡就怎么睡。”

韩疤子说：“好！有罗团长这句话就好办了。何大毛，把他给我绑起来！”

将军说：“你要干什么？”

韩疤子笑笑地说：“没别的意思。我想睡个放心觉，可又怕你半夜里跑了。只好委屈你一下。”

将军说：“我再说一遍，我罗万山从娘胎里出来身上就没有逃跑二字。”

韩疤子轻飘飘地说：“谁能担保呢？”

将军说：“我用我的党籍担保。”

韩疤子嘻嘻一笑：“你是真不懂呢还是装傻呢？你的党籍从你被撤职审查的那一刻开始就自动停止了。”

将军说：“我顶多也只是接受审查，组织上并没有说我就是‘反革命’。”

韩疤子说：“那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说着抽出了手枪，“罗团长，还要我拿枪顶着你吗？”

将军冷冷地说：“韩疤子！你公报私仇！”

韩疤子转动着小手枪，嘻嘻笑着说：“罗团长言重了。我韩疤子只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命令而已。你要是跑了，我韩疤子的脑袋那可就真要搬家了！”

老人关好院子大门，用一根带丫的树棍顶上。回身走到马棚里，又一个一个试了试马的缰绳是否系紧了，拍一拍门口的阿宝，这才回到屋里。

老人一进屋就怔住了。看看他们三个人，愤怒地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能在我的屋里绑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何大毛看看韩疤子。

韩疤子说：“老大爷！你听我说……”

老人哗地拉开门吼着说：“要就松绑！要就给我走人！”

野狼的号叫一声声传来。韩疤子终于无奈地把手枪插进了枪套，说：“松开。”

将军拿过绑腿布，像以前的每一个晚上一样，把每一根绑腿布都一层层卷好，放好，又解开皮带放好，脱下鞋整整齐齐放好。然后盘腿坐到炕上，掏出怀表，眯起眼睛，平心静气地一把一把上劲……

将军很快就在戈壁滩惯有的风声和野狼的号叫声中进入了梦乡。何大毛有点儿莫名的兴奋，躺在炕上睁了好半天眼睛，后来也沉沉入睡了。只有韩疤子一夜没睡踏实，头枕着将军的驳壳枪，手抓着自己的那把小手枪，时不时忽然就睁开疤痕眼看一下将军那结实的后背，就这样一直把自己折腾到天亮。

第二天清晨他们很早就离开了那座小院。老人蹲在那个没有劈完的大树疙瘩旁抽烟。将军走过去说：“大爷，谢谢您了！”就把一包哈德门和两块大洋放到了老人的烟簸箩里。

老人瞟了一眼就发火了，烟袋锅在那半个大树疙瘩上重重一敲，大声说：“你小子成心埋汰我啊！拿走！”

将军说：“大爷！我们红军有纪律……”

将军话没说完，老人就吼了起来：“给我拿走！”

将军无奈地拿起了烟和大洋。顿了顿，还是又放下了那包哈德门，大声说：“大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老不收也得收！”

他们走出小院以后，兰花追了出来。兰花清脆地喊着“大毛——”跑过来递过满满一皮囊水。

何大毛说：“我们带水了。”

兰花说：“多带点儿好！”

他们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了，背后忽然传来了兰花的歌声，那是一首缠绵而古